

主題：從異鄉到家鄉

講者：高格孚（法國里昂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

時間：2019年12月28日（週六）14：00-16：00

地點：成大奇美咖啡館（自強校區）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主辦單位：各位朋友，很歡迎今天大家來到人社中心今年末最後一場講座。這一場講座真的是硬拗高格孚老師，他今晚就要坐飛機回法國了，我們硬把他從台北拉到台南來講一場，等一下他還要趕到桃園坐飛機。大家要好好地珍惜這一場演講。我們今天也把握時間，會立刻進入現場的互動時間。我們現在就很熱烈地歡迎我們今天的講師，高格孚老師。

高：大家好。說實話，今天不是我第一次用論文做報告或演講，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今天要怎樣開始。我這邊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很特別、很奇怪，因為我不是台灣人，從小不是出生在這裡，但是其實我自己也很認同這一塊土地。我不是台灣人，我要來這邊講一個又複雜又敏感的主題，你們大概都比我熟、都比我瞭解，特別是這邊有些人，也做過這方面的研究，所以對我來講可以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我不會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演講的一些問題。上一次我來成大講這個主題，我看我的同事，不認識的、現在認識的都對我很友善，沒有去譴責我，只跟我說我哪裡對、哪裡錯。他們以一個很寬容的方式跟我講他們的感覺、回饋。現在，我只是盡量跟你們分享一些我的感想。首先我可能要謝謝主辦單位、我所有的同事，他們很努力地幫我安排這一場演講，還有陳崇豪也幫我打訪問的逐字稿。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很特別的主題。很多人都會做族群的研究，因為我是受到政治學教育的訓練，我通常會做的分析，傾向比較相信統計學。可是，過了幾年，我發現了我們這一種做法不是很符合事實，不是很會表現每個人的獨特性。然後我慢慢就改變到現在，完全不相信所有的民調跟統計。雖然我是政治學領域，可是我發現人類學家他們有一個研究方法非常有意思，就是所謂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簡單的東西，你就找一個要訪問的人，問他問題，然後他就回答，再變成一個逐字稿，然後寫一篇文章。可是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生活史是一種研究法，他有一個特定的目的，然後也很容易失敗。所以要怎麼做？我就學了，我選了一個研究對象。上一次我來成大演講的時候，就是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介紹了一個人，他叫王師；國王的王、老師的師。我分享了他的生活史的第一個部分。我上一次講的內容，等等就會先回顧一下，讓聽過的人回想起來；還沒聽過的人知道內容。我做這個生活史的目的是，看台灣海峽地緣政治趨勢的改變，會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國家認同模式。這是最宏觀的目的。可是實際上在進行這一份研究，我發現有太多很有趣的事情要先聽、先寫。上一場跟

這一場，其實都是談這些變數、情況，還沒有真正的碰到兩岸關係的事情。所以，今天的演講，我把它算是「中」

上一次就是「上」。我今天會用的切入點就是王師先生。他是電影的行銷人員，為人蠻積極、蠻有能力，也蠻有名。我用這個切入點來看，台灣的戒嚴對他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怎樣幫助他發現台灣、然後慢慢認同台灣。

今天報告的內容，我會先簡單地說一下生活史研究方式的一些重點；第二我會做個上次的内容簡介；再來我會跟你們說我們第三次見面、第二次做正式訪問的時候的内容，他怎樣開始跟我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第四我會讓你們理解為什麼台灣戒嚴幫他多了解台灣、甚至改變他整個認同；例如第五點提出的，發現台灣社會裡面的語言多元文化有多麼的重要，還有他生活在台灣社會裡，他怎樣自我歸屬的認同表現。**Self-ascription**（自我歸屬）就是自己認為是什麼；**Ascription by others** 就是其他人認為你是什麼。我們想「什麼是外人？」，一直都有這種問題，**ascription**（歸屬）跟 **self-ascription**（自我歸屬）。最後我會談的是，他對外省人本身的概念；然後結論，我會比較王師和龍應台的思想，看這兩個人的想法、思想差別。其實我的一本書的計劃就是做三個人的比較：梅丁衍、龍應台和王師。梅丁衍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他是一個非常有意思、也是外省人。這三個人物有三個完全不同的思想。

關於生活史的研究方法，我簡單地講好了。我們要先選一個研究對象，當然不是隨便選的，是要有意義的。講到研究對象的意義，一定會講到他的代表性。我每次做這份研究報告的時候，一定有人問我：「到底王師先生有沒有代表性？」我覺得研究生活史，基本上就是不要談代表性這個概念。為什麼？因為代表性跟統計學是有關的一個概念，如果你的樣本沒有代表性，你的結論可能不適合說服別人。可是當你研究一個人，代表性就是另外一種問題。他可能代表其他人物、可能少數人、或者大部分的人、一個還沒萌芽的一個新的現象。可是另一個問題是他個人的特色，可是不是像統計學一樣的問題。

我去找他的時候，我發現他的看法跟我研究的主題、比如國家認同，非常有趣。所以我跟他說明：「我是一個學者、我做什麼樣的研究、你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做這個東西？」所以我們真的是「一起做的一個研究」。那個人生活故事（**life story**）的確就是核心結構（**core construction**），但不僅是一個結構（**construction**），再加上是兩個人一起建構的一個東西。我們要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不是受訪者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沒有被訪問者影響的，而是另一個挑戰，就是訪問者要盡量不要影響他。雖然肯定會有影響，可是要先知道你說什麼，然後這個範圍裡面可以講什麼呢？受訪者一定要知道研究的主題是什麼。你要跟他說：「先生，我想知道那年你的認同經歷了這麼大幅度的轉變，到底是怎麼發生？我想知道這一點。」他動員了什麼事件、什麼情況、什麼理由來解釋，就是他的選擇、就是他的故事。

可是他要知道目的，這個目的講清楚之後，我就不要出聲，可是我盡量少問問題，特別避免提問已經有一種答案的問題。2015年我去找他5次。為什麼這一年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是因為剛好那時候總統大選快要舉行，他那時候已經投票給一個，他的家庭絕對不會投票給他的人。他已經變成一個在他家族裡面一個「異人」。這個變化，引起了我的矚目我問他：「明年蔡英文會代表民進黨參選，你有可能會投票給她嗎？」那個時刻，事情還沒有發生，如果我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問這些問題，意義就不一樣了。

上一次的報告基本是講王師這個人是誰。基本他的家庭就是所謂的「鐵藍」家庭：軍公教、中產階級、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爺爺奶奶全家人都是外省人、從來沒有一個人投票過給非國民黨的人，連黨外的人也沒投過。他上一次跟我說過，有一天從美國回來的表妹暗示她會在市議員選舉投票給一個民進黨的候選人時，她的家族認為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甚至他們會把這種很不可思議行為形容是數典忘祖，他們認為投票給一個民進黨的人是數典忘祖這麼嚴重的一件事情。他跟我說，那時候他活在一個非常被保護的環境下，甚至他第一次在學校聽到一個人在講台語，他聽不懂。可是最有趣的是他根本不知道台灣除了國語之外有其他的語言。這個是小學的時候。他會跟我說每個階段會發生什麼事情、老師會講什麼。他第一次聽到一個老師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對他來講是多麼大的震撼。當時是90年代中期，國民黨分裂、新黨的發展，開始變得比較有清楚的政治色彩。他就是很典型的那種外省人，就會跟很多當時外省人開始投給國民黨，然後討厭李登輝。然後有一天發生一件很震撼的事。他說他看了一部電影是《牽阮的手》。他在看這部電影，開始哭、哭不完。每次我講到這裡，我自己都有都有感動。他突然發現了整個世界、整個家族都是完全錯的，就是一個政治、一個政黨、一個意識形態、一個政治社會化、一個媒體的環境所造成的世界觀。他不斷發現其實也有其他的世界觀

再加上他慢慢發現，他是講得很清楚：「我們站在錯的這一邊」。他不但承認了當時的外省人對台灣人有多麼清楚、多麼深的文化偏見，而且還講得這麼直白、這麼簡單。這是在台灣很少聽到。我們都是知道，可是我做台灣外省人研究這麼多年，只有一次聽到一個人講得這麼直白、這麼簡單，然後就說「對啊，當時我們就是這樣」，去承認了這個是錯的。他也沒有去怪自己，他只是解釋當時的情況，政治社會等等會造成這樣的一件事情。我們都知道，可是聽到一個人這樣的反省，我覺得可能不是很有代表性，但又可能也是有代表性，是非常有趣。

我要講的是他解構了他的認同模式。在《發現台灣》的時候，他開始建構一個新的認同模式的時候，這是我上一次講，他在台灣社會裡面跟其他人互動的時候，他可以怎樣認清自己是誰，就是像台灣人、外省人、語言等等。這其實是研究的小部分，可是也蠻有意義。上一次很重要的一個結論是他的認同模式裡面，我一直聽到的、看到的主軸，或是像有些植物他們的根不只是往下，而是往旁邊，有

點這樣的現象。就是一直出現這個事情，就是生活方式會引起他，就是他怎樣看自己、他怎麼判斷他是誰、他怎麼樣去想他的將來，例如他沒有小孩之前，跟生了小孩之後，會有很大的一個轉變。「如果有一天中國打台灣」這是理論性的一個問題，我問了這個問題，然後我看他怎樣回答。有跟沒有小朋友，答案很不一樣，所以他就是非常的務實。我的結論是他已經是屬於台灣、他已經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可是不能把他視為是台灣民族主義者。最近幾年社會分裂這方面：中國意識、台灣意識，我覺得變得比較不這麼的激烈，我也可能是錯了，他可能就是變成另一種方式。可是像 90 年代，或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跟那時候的辯論相比，我覺得現在沒有這麼的激烈，沒有這麼的基本教育派這種辯論，所以他提供的模式很有趣。他的確是愛台灣，自己認為是台灣人等等，可是不能把他視為是台灣民族主義者。我覺得他這個模式會讓我們思考，到底當台灣民族主義者是什麼意義、有什麼樣的模式？然後就是要看整個地緣政治的脈絡。我今天選的標題是「從 異 鄉 到 家鄉」，我是故意採用這些文字和排版方式。他本來是從很遠的故鄉，然後慢慢移到台灣，然後台灣就變成他們的家鄉，這是我的想法。不過這些字跟排版設計不是我想的。這個馬英九 1999 年 1 月開始上任台北市市長之前的幾個月，台北的二二八和平公園裡面的二二八博物館，舉辦了一個非常有趣關於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的故事。這是讓我很感動的，那時候我已經在寫論文，他們選了這個主題。這個展覽的名字就是「從 異 鄉 到 家鄉」，非常漂亮。最後我會談到一個人物，叫龍應台。她在當馬英九時期文化局局長的時候，做了幾個決定，其中就是把這個二二八和平公園的展覽撤掉、把整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換掉，我覺得她當文化局局長做這件事情大概是……我不告訴大家她的立場是什麼，我們之後再討論。

這是王師。我只有拍一張照片。我覺得拍照片也是一種方式進入他的內心世界，但是卻很矛盾，因為我在做生活史。可是我拍照片我覺得會進入他的靈魂；生活史類似問他一個問題，讓他回答，他要給我看什麼樣的面向，就讓我看。所以拍照對我來講，也是一種對比（contradiction）。我只拍了這張。這大概是我們第二次訪問的起言，「起言」就是記一個我們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生活史這個研究法剛剛說了，訪問者要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但也是非常有限。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我發現他很有意思。我就問他說要不要跟我做這個研究的工作，所以第二次見面才算第一次正式的訪問，第三次見面就是第二次訪問。我今天要講的是第二次訪問的內容。大概是一個禮拜前，我第二次去找他，在和平東路一家餐館那邊見面。我們在酒吧那邊坐著，然後我跟他問好，他問我好。

高：「你們在發生什麼？」

王：「從上個禮拜收到你訪問，我一直在想這些議題。我想到一個上次沒有跟你講的事情。」

我沒有問問題，他已經先開始講了。這有什麼意義？意思就是，這個生活史已經可以算是部分成功了，他引起了一個動力，他自己認同、接受，已經把它當自己

的一個東西。他自己就開始說起，我覺得這個讓我很感動。而且他每一次接受訪問，他很積極的去講。看來我們沒見面的時候，他還是會繼續想。他會跟他太太說：「那個我要跟他說。」有時候他跟我說他夢到我們的對話，然後覺得有這件事情要跟我講。這代表什麼呢？生活史可以影響一個人這麼的深入。我沒有想到，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做這樣的訪問。所以他就說這些話。

王：「今天想分享關於台灣認同與原住民，以及我今年要做的一部電影叫做《灣生回家》。在大學時有一位非常要好的男生朋友，他是台東阿美族原住民，同一所高中，師大，喜歡讀小說，有很多共同的話題，在電子公司作貿易，叫做朱自清。他常聊到他的家鄉與家人，提到這些故事會講到流眼淚，是他小時候很重要的生命記憶。讓我發覺，在台灣與個人成長，有很多不同的生活經驗。我覺得這樣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曾提過是在天龍國中長大，父母雙方都是來自外省家庭，是典型的外省第三代。其實對於我們族群以外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因為我們站在那個正統的中心，我們從來沒有一個急迫性或需要，或危機感，去認同這個島上其他人的經歷。朱自清的成長故事，對我是一個蠻大的觸動。」

我選這個段落，因為他總結了很多他的事情。都是簡單的東西對不對？可是他很老實地講出來，我覺得是很有價值的，包括在學術分析裡面。王師先生他的工作剛好是一個行銷界裡的公司老闆，他剛剛開始沒想到這個工作會影響他多少。可是實際上，他行銷台灣的電影，所以他一定會有機會到處跑、跟各種各類的人溝通。我們這邊選了一些他提過的、去行銷電影，我發現這些電影影響他這麼多。他有時候會說「我做的電影」，就像我拍的電影一樣，很類似的概念。實際他沒有自己拍，可是他常常用「做」來表達，很有意思。我舉了兩個例子（《唱歌吧！》、《太陽的孩子》），當然這兩個例子跟台灣的鄉下的故事、甚至跟原住民的故事有關。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就是比較不有名、比較小的電影，可是對他來講是很有意義，都是真實的故事。我這個也沒有時間講。可是我也問他：「你怎麼選你要行銷什麼樣的電影？考慮會不會賺錢？或是你自己的興趣？或者是你覺得對台灣的社會發展有貢獻？」然後他就說有時候是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有時候三個原因都有。然後很有趣，他就是《看見台灣》行銷人。所以實際上因為他行銷了這部電影，我才認識他。後來我才發現其實他很有名。好像最近變得比較有名，所以我覺得我要趕快寫本書，怕他有一天有名到大概我就寫不到了。這次他講自己故事的時候，他提到他怎麼樣發現台灣社會裡面的語言多元化的重要性。對我們來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我們活在 2019 年，而且大家可能會講 2-3 種語言。可是對他來講，他要離開一個像鳥窩一樣的溫室，他才會發現外面的世界，然後他在這社會看清楚一個語言所帶來的價值觀、世界觀，就會變成他怎樣看台灣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因素、語言會怎樣變得豐富化台灣社會。我這邊引用了他的一句話，他說：「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因為有很多在工作上遇到、老一輩的前輩。對他來說，講台語是最自在的，而且表達最豐富的一種語言。」表示他也尊重台語，也發現台語不但是一個溝通工具。而且，

台語也不是他小時候以為的一個很低水準的、一些沒有受到教育的人才會講的，因為他們國語不通、講得不夠好、或是他們不是外省人。現在到他講不到台語的時候，可是知道對方還是能夠用國語跟他溝通，他會說對不起，覺得自己在台灣長大，不講台語有點對不起這個社會。我自己也這麼認為，可是就是一個事實，我們外國人在台灣其實很少有機會真正的去學台語，我試過了，可是我失敗了很多次，因為我太老了，腦筋不是這麼的……說實話我年輕的時候學國語學得很快，現在就是困難很多了。

現在因為這部電影、因為他生了小孩、因為生活的需求，種種原因讓他成為了台灣社會的一份子，當然是有各種各類的互動。最後，當然他一定會想我們都在想的問題：「到底什麼是外省人？」現在還有外省人這一個概念嗎？當然這個是講不完的一個議題，可是他的看法也是蠻有趣的。

高：「你自己認為是什麼？」

王：「我覺得應該是台灣的外省人」

台灣跟外省人有兩個部分，他放在一起，有時候放在一起，有時候不是。

以下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沒有提到任何的情況，我問他，

高：「你會是傾向你是中國人、台灣人、外省人什麼的」

王：「台灣的外省人。」

回顧一下，他就是常常被視為是外省人，他可能是外省人，可是他是在台灣的，所以他就是台灣那邊的外省人。台灣也有其他的人，可是都是台灣的人，所以我覺得這個想法可以接受。「台灣」這個部分是什麼呢？第一個概念：長大的土地，所以是一個記憶的範圍；相反來講，也是有另外一個面向，就是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爺爺奶奶帶來的一個面向，他怎麼形容這個面向呢？「就是一種身分跟文化。」他不排斥這個東西。回到上一次的演講，他講得很清楚，他繼承了一個認同，可是他有自由、權利去改變它，去加一些部分、去選他要留什麼部分、放棄什麼部分。而他不是學者，我也沒有提到任何認同理論。我知道他讀很多書，他很聰明、他很有學問，他的想法是很有交織性。他講的方式，就是講一個沒有提到任何理論的一個很有概念的想法，所以這個理論的問題，他就這樣解決，用「我是台灣的外省人」。可是我們都知道，實際上認同是建構的、會改變的。它基本上是關聯式的（relational），就是情境式（situational）跟關聯式（relational），你對自己的認同的定義，或是自我歸屬，就是看你在什麼樣的情況、跟誰溝通，這個叫作情境式（situational）。我用英文問他這個問題，因為他英文很好。他回答：「認同也是情境式的（situational），它也要看狀況。」他用中文回答、他完全理解「情境式的認同」。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高：「如果你遇到一個大陸人，然後這個溝通的情況並沒有甚麼衝突，很平靜的狀況。你最自然地，會怎麼樣描述自己？」

王：「其實就是台灣人。」

高：「說台灣人，不說台灣外省人？」

王：「台灣人。」

外省人跟本省人現在到底是不是只剩下一個用語、一個用法、一個用途？就是選舉的時候，現在的選舉其實也不太會提到這個人跟意見，我這一次在台灣，就是選舉的時間，可是我覺得我已經看了太多，所以我不想了，想做別的事，所以我根本沒有參加任何的活動。如果你覺得這一次還有打這個牌，就跟我說，我會比較理解。我問他這個問題，關於外省身分的追問：

高：「現在這個歷史時刻：李登輝當了總統十二年，陳水扁當了總統八年，馬英九當了總統七年，快卸任了。台灣最近幾年也經過了很多變化，然後越來越成熟。你覺得，現在台灣存在著「外省人的認同」嗎？還是已經慢慢沒有了？」

王：「跟我小時候比，本省、外省這個詞被提到的頻率，在生活中已經降低了非常多，最近是沒有了。大概真的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或討論到特定議題的時候，這個詞才會又被拿出來討論。」

我覺得這個話很有意思，因為你們聽到去討論想法比較不一樣的外省人。90年代中，新黨開始發展的時候，我記得我有去找王建煊，那時候我是一個年輕的博士生，印象非常深刻。我被他罵了一頓，我問他：「你認為台灣外省人的經驗是什麼？」

王建煊：「台灣根本沒有外省人，我們都是中國人沒有台灣人、沒有本省人、沒有外省人這個概念啊！」

高：「好，對不起，很抱歉我是做這方面的研究，本來要做博士論文，那好像沒有組織可以研究了。」

其實我對王建煊的幾個印象。我們聽到這派的人，他們會用同樣的說法，可是不一樣的定義。他們說「根本沒有外省人、本省人的概念」這個都是選舉的時候，利用的政治操作，他講一樣的內容可是完全不一樣的意義，很有意思。

《風和日暖》是我第一本寫的中文書，它的結論其中一個是，外省人這個群組好像在文化方面是存在的，我不敢確定，因為有很多人。外省人，一個官僚體制（bureaucratic）的概念？也不是，因為台灣的行政體制（administration）從來沒有過一個「外省人」這個按照「省」來劃分的籍貫的概念，所以沒有台灣籍、台灣省跟外省人就是可能這樣。所以從一個官僚體制（bureaucracy）的概念、的類別來講也不是，從他人歸屬（ascription by other）的族群表現來看，是有的。在很多人的看法裡面有一段時間、可能現在還有，就是有外省人這個族群，他們自己有沒有這個自我歸屬、認同的時候，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外省人，其實也是有，可是同時他們覺得我是外省人，可是我來自哪一個的。所以我們都知道這些族群的概念，都是建構，也是要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存在不存在，問題不在這裡。他什麼時候存在、什麼時候不存在，才是真正的問題。可是，我這本書的幾個研究結果，不管文化、政治方面等是不是存在在政治的概念上面？其實是不存在的。那時候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如果有一個貢獻，我覺得是這個：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是這個，現在大家覺得理所當然，可是那時候其實不是，很多電視節目請我講這本書的概念，都是要用我來達到一個政治目的，不管是藍還是綠。可是我每一次堅持我的目的，就是說，在政治概念、政治價值、政治想法方面，不管我們用什麼樣的變數去問外省人問題，都會有不同的意見群體（opinion groups），所以並沒有任何一個外省人共同體。我們那時候真的是打破了一個迷思，我們現在都知道外省人思想方面是很多元，包括現在最核心的問題：統一、台獨、國家認同、台灣歷史等等。我就問王師有關龍應台，我可以提其他的例子，可是我那一天選擇提我一個好朋友龍應台，開玩笑。一個不喜歡我的工作的人，就是龍應台。因為在《風和日暖》裡面我有提到她。據我了解，如果沒有記錯，我沒有特別去攻擊她，可是她非常的兇，好像是不喜歡看一個沒有能力的老外在本書裡面批評她，說她有一點保守。後來這個故事我不跟你們講，因為太不好意思，真是太醜陋了，我會等有一天有機會寫一本書，寫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她。

所以問題：

高：「龍應台曾經也寫過，台灣認同的複雜性，就是從李登輝上任之後開始。然後他說，之前在蔣介石、蔣經國、嚴家淦時代，並沒有這個問題。他的意思就是，民主文化帶來了複雜性。你贊成嗎？」

我不是主觀，就是概括她的意思，就這樣寫了、講了很多次。

王：「我不贊成。我們之前有提過說，以前沒有這個問題，是因為威權的體制跟強人，還有外省人文化的單一性，掩蓋掉了台灣認同裡面來源的複雜性、多元性。所以李登輝上台，當他跟司馬遼太郎講了那些話，只是很誠實地說明了他是誰，他從哪裡來。他以前不敢講，而且不能講，會出事。他如果講了，就坐不上這個位子了。」

高：「所以你不覺得龍應台，是從七零、八零年代看法很進步的，變成九零、2000、2010 年代很保守的？」

我不應該這樣問這個問題，因為答案已經在裡面了。我應該問：「你會不會覺得她現在的論述和想法是一樣呢？」可是還好，他前面已經講得夠清楚了，所以我大概沒有影響他的答案。不過我這樣子不是很對的。

王：「對，每一個人的進度其實有她的時代限制。」

非常有意思。

王：「在某個階段裡面，他是很進步的。可是也就那樣。譬如我們講得更遠一點，以前我們讀歷史，清朝末年，康有為跟梁啟超是他們那個時代最進步的知識分子。可是當清朝被推翻之後，梁啟超變成了很保守的知識份子。對他來講，你們這些革命的走得太前面了，我要的是以帝國為基礎的開明專制，像法國、英國那樣。」

高：「龍應台最近幾年也是攻擊得蠻厲害，攻擊民進黨，還有台灣意識，說這是福佬沙文主義。有人回答說，他不只是保守，他是反動。從進步變成保守，從保守變成反動。因為他就是沒有辦法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他是第二代，不是第三

代。第一個問題，你贊不贊成形容他是反動的？第二個問題是，你覺得第二代到第三代，是有這樣大的改變，對不對？」

王：「如果他的想法是這樣，我覺得是反動的。」

因為其實他好像是沒有讀龍應台的這些書、看她的演講稿，所以他只能相信我所以這答案沒有價值，不能用。可是他還是會覺得，如果她真的不贊成台灣認同、台灣這個國家那就是反動，很有意思。

王：「第二代跟第三代，的確存在非常巨大的差異。我們從去年台北市長選舉來看，就是非常清楚的一個 *mirror*，映照出了第二代跟第三代的許多選擇、價值轉變的不同。」

這個也是太陽花學運前後的一個對話。

結論我們就用對話來討論，還有很多的部分我沒有講，特別是地緣政治。如果有一天情況變得很緊張，他會作什麼選擇，留下來？或是離開？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他會留下來？他的小寶貝扮演什麼角色？可是為了講這個，需要前面的部分就是他講對我們的價值的看法，所以對話就是這樣進行。剩下兩個部分，所以還可以請我來兩次，謝謝你們。

主辦單位：還有中下、跟下章。好，等下，我們還沒有結束對不對？老師說我們要一起完成結論，所以是結論是開放的。所以待會馬上進入我們的 Q&A，大概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大家一起跟老師聊聊，我們也希望場面不要那麼嚴肅，可以自由討論。

問 1：大家好我是成大創產所碩一的趙韋呈。我自己本身的家裡環境蠻特殊的，我爸是賽夏族的原住民，我媽是外省第二代，所以我們家不存在本土台灣人跟本省台灣人這種概念。可是，奇怪的是大家在 *line* 的群組裡面，我爸他們家為什麼是支持國民黨？很奇怪的概念，明明不是為原住民權益發聲的一個政黨，但他們竟然也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事情，我覺得是蠻詭異的。不知道你有沒有對這方面有不同觀察？

高：這個你問得很有意思。我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答案，我的答案如果錯了，請你們指教。之前媒體或學生問我這個問題，「原住民怎麼會投票給國民黨，這不是沒有道理嗎？」我自己也一直考慮這個東西，所以我有一天真的去找一個部落，一個我可以聯絡的人、可以跟他講話的人，然後就是真的問了這個問題。對外來的人、外面的人、非部落、非原住民的人，特別是外國人會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台灣原住民會投票給國民黨？我的詮釋是這樣。這個問題的基礎是什麼？因為台灣的原住民是原來住的居民所以他們理應是最認同台灣、最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不可能支持統一。這是完全錯的、完全沒有任何建構性的想法。為什麼？因為台灣原住民跟台灣這個島是不是一個國家，是完全兩回事，不是因為你是原住民，

你就會一定覺得台灣是一個國家。原住民不同的語言找不到一個原住民語言原來有「台灣」這一個詞彙，因為原住民傳統的地理概念就是部落的土地，就是他的領土 (territory)，所以當然台灣原住民知道台灣是一個島，可不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很多年前我問了一個中研院的語言所的一個專家他跟我說：「我沒想過這個問題。」對做地緣政治跟國家認同的研究的政治學者來講，這問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專門研究原住民語言，卻沒想過這個問題。我不是批評他，我只是覺得很有趣，為什麼沒想過呢？

這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後來當然這個字大家都在用「台灣」。為了理解為什麼過去很多的原住民投票給國民黨，我覺得要講兩點，一個是四百年的歷史，平地的漢人跟原住民的互動；另一個是國民黨 1949 年後，統治和管理原住民地區的做法。很多原住民累積了對台灣人的一種憤怒，這個憤怒是什麼呢？你們四百年來騙了我們、就是為了奪取我們的土地。我不是說平地人，因為現在幾乎都消失了。我是說本來住在山上，其實就是後來就被強迫去平地的人，他們會分得很清楚，他們跟平地人；平地人是有兩、三種，台灣人、其實是中國人、漢人，還有已經離開山地的原住民，離開山地的原住民比較開始有一點不怎麼重視他們，反正真正的就是有在部落裡面、有在山上。我覺得很有趣，他們跟我講他們多麼的不喜歡這種四百年的態度，我可以理解。後來他們就是對不管是哪裡來的漢人，都有一樣的概念。如果你是住山上，在自我認同這種概念來看，平地人就是來搶我們的土地，也是很不公平。加上國民黨來的時候，他們扮演的角色就是中間的勢力，保護原住民，因為他們被攻擊了、被台灣人騙了四百年，所以剛好有一個中間的勢力可以保護他們。然後國民黨很多年前就知道怎麼樣花一點錢，蓋什麼東西，可能運動場之類的，然後就是讓他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保護原住民。可是據我了解，阿扁當總統的時候才真正有中央政府大量投資去蓋馬路讓原住民票很配合，但是這些沒有馬上影響台灣原住民的投票行為。過了兩任總統，就慢慢開始了，蔡英文就是一個好例子。我去訪問那個人，她本來一直投票給國民黨的一個女生。她後來覺得說：「可是我有一點覺醒了，為什麼我投票給國民黨？他對我們完全沒有幫助。」然後她就開始當小英的助選團，去幫她拉票。反正我覺得要有四百年累積的看法，才能理解。這方面這麼重要的議題，你們覺得是什麼樣的理由？

聽眾 1：在他們的歷史裡面，對原住民來講，講台語的漢人就是壞人，他們祖先的口傳下來，我們是壞人。

高：所以這種看法需要很多時間才能慢慢改變的。

趙：我覺得可以從兩個，就剛剛高格孚老師講的歷史向來談的，就是所謂的福佬人或閩南人跟客家人，對原住民來說是掠奪他們土地的人；另外一個其實還是不能夠忽略的是，戰後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他用了很多資源，就我們現在看來你

會覺得他其實是想辦法同化。過去我們會說「沒有外省人也沒有本省人大家都是中國人」，這是國民黨長期以來他要洗腦的一個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進入了原住民的部落，原住民其實比較接受，再加上它可能做了很多建設，看起來是建設，但其實他是想辦法同化，好像他甚至原來對原住民說都是炎黃子孫，但是都是很荒謬的東西。但是這一套論述或是說加上經濟論述，他會對原住民施很多小惠，加分政策、類似這些東西，其實會讓原住民覺得國民黨好像是很照顧他們的。我覺得這個基本上是長久的歷史的元素，但是當然現在可能會慢慢有一些改變，可是你看到部落裡面這個觀念還是很難鬆動的，對吧？

聽 2：我只是繼續想分享一個現象。我上一年就是跟著老師去台東田野，就去山上，一條很小、沒有什麼人的村子。因為上一年好像是市長選舉，然後就突然之間聽到他們一堆人圍在一起去聽韓國瑜的東西，然後大家大喊就說：「加油、！加油！」圍在某一個人的家裡。我想說：「不是吧！怎麼……」我沒有想到在台東這個感覺就是跟政治無關的地方，原來在這裡它的政治的顏色是那麼的強烈，之後再發現原來台東是藍色的、非常藍的一個地區。因為我也不是台灣人，所以我就不理解為什麼原住民會對國民黨那麼的支持？支持到會到大家聚在一起聽他的東西，好像在做思想教育的感覺。可是這是上一年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力量還是非常的堅固，我分享完了。

問 2：我想問一下高格孚老師，你剛剛有提到你同時想做的是王師、龍應台還有梅丁衍的比較，因為沒有聽過你談梅丁衍，可以請你談一下嗎？

高：梅丁衍是一個第二代外省人，1954 年在台北出生。梅丁衍是一個非常值得愛的人，我真的是很愛他。這個人思想、藝術非常值得去思考，很有意思。他也是中產階級家庭，但他不是在天龍國長大的。因為他的爸爸換了工作體制，然後錢不多，所以他好像有時候在外省人小朋友去的學校；有時候在本省人比較多的學校。他一直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裡。在本省人學生比較多的學校，他會覺得、被視為是外省人，因為他不會講台語。剛好相反，他在外省人比較多的學校的時候，其他的外省人不會跟他玩，他們會覺得他不一樣，他不是正統的、完全正常的外省人。他很早開始對藝術有興趣。他去當兵的時候，他被派到金門，他在金門的時候發生一個小小的問題，然後他被關幾天。因為他的爸爸的關係，所以他還是可以很快離開，沒有被關很久，可是那時候因為很嚴格，他有可能會被關幾個月，所以他很幸運。這個他在 1992 年做的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幅畫，是毛澤東跟孫中山的圖，然後變成一個拼圖。我第一次認識他就是看到這圖畫，他最有名其實是這幅畫。然後他就是離開金門的時候開始對政權、政治機構、軍隊、權力已經反感，所以從那時候開始。然後他已經開始慢慢受到一些藝術派的影響，他很快開始做政治藝術，他大概是台灣政治藝術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個藝術家。他的作品非常的多，他是非常多產的藝術家，他另外一個主軸是，他非常關注的事情是記憶，

特別是國家、政黨、意識形態所造成、所產生的記憶，他會去解構這些記憶，用一個諷刺但很有水準、不是那種很低水準的笑話來去攻擊。他非常的聰明，我們任何選一個例子，如果我知道這個作品，我就可以跟你說。我們用這個 1992 年的作品吧，他的官方故事是這樣解釋：他有一天發現了毛澤東跟孫中山的眼睛長得很像。是不是真的，其實重點不在這。1992 年李登輝當總統，剛剛解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到一年，他做了這幅畫。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勇敢，這個時代我們幾乎已經忘記了，在台灣做這幅畫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你怎麼樣詮釋它，就是有各種各類，他不會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就是讓你打破一個象徵、或是讓它分析崩離，然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你做了。而且如果你去找他問：「老師，這個是不是這樣嗎？」老師說：「完全不是。」就算很清楚很明確，他會說「完全不是。」所以他一定不會給你答案。我已經去訪問他很多年、很多次，真的很喜歡這個人，他真的很聰明，可是他還是跟我說：「No，不是這個意思。」真的很有趣。他在北美館已經有 2 次個展，1996 年還有 2014 年。2014 年的展覽的目錄有這麼厚，而且很多的博物館搜集他的作品。可是在民間社會其實沒有很多人認識他，他也不被重視，我覺得是代表這種藝術的諷刺能力，很多人不想去碰。他自己也認為是台灣人，可是他也是一種特別的台灣人。他也繼承了一個中華文化，他不會去否定它、他會攻擊它。可是為什麼去攻擊它？不是因為台獨，是因為他攻擊那種強迫你做什麼的文化軌道，他很討厭。不管是民進黨、國民黨、共產黨都一樣，只要有一個政黨跟你講你是什麼人，他就討厭。過了很多年，大概 15 年前，他就開始對記憶、另外一種記憶有興趣，就是 Retro（復古）這個運。Retro 就是懷念過去的事情，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已經用不到那些東西。所以他開始收集很多很多的生活小東西，他把這個收藏叫作「freebrary」。他自造一個字：「freebrary」。free market 跳蚤市場；brary：library（圖書館）。他最近幾年的作品是用日治時期的台灣的一些老照，把它改成新的意義的一些東西，很有意思。

問 3：我想請問高教授，就是你歷年看台灣的選舉，這次你剛好在大選的前面有來台灣，我相信你在法國有關注台灣選舉的新聞。我想請教你的是，你對這次大選前的看法是什麼？或是說你有什麼樣的觀察？無論從你研究的視角也好、個人的觀察，因為你是從台北下來，你有什麼感受？

高：我這次來台灣表面上是觀察選舉，但我完全沒有去觀察選舉。我實際上是來跟很多不同的人討論將來怎麼可以繞過地緣政治，找一個方式繞過台灣地緣政治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中國扮演的角色，就是台灣地緣政治情況，在現在的權力上，中國一定會擋住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能見度、權利什麼的。如果我們從一個國際法、或是外交學、或是國際關係的概念來看台灣，大概可以很悲觀。如果蔡英文連任，我們都預測大概台灣的邦交國又會減少。在台灣很多人會想找另外一個方式看台灣的實力在哪裡，然後理解為什麼台灣並不是孤立的（isolated），可能全

世界最不孤立的（non-isolated）的一個國家，最跟世界有關聯的一個國家。所以我們想換一個角度看台灣為什麼可以生存？而且說不定正在想像一個新的形式的國際角色（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actor）。所以我這次目的就是討論將來幾個月、或是兩三年以內可以做什麼，來讓這個概念變得比較能讓大家了解，讓全世界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我們最近都發現了，最近幾個月中國的形象在全世界改變得很大、很快，我們不要以為中國唯一可見的將來就是繼續當這種威權恐嚇大家、其他國家的一個政權、一個國家，然後一直繼續會這樣。中國有很多可能的將來，包括習近平自己這個人。所以我們在想，趕快用新的政治情況、國際間的情況來發現另外一種很有實力的台灣。我這一次來就是跟一些人談這個。選舉，對不起我一點興趣都沒有，只要一個人不上台我就可以了。而且我做政治學，我從來都沒有去做選舉研究，我覺得非常的無聊。有很多人很喜歡做，很好，還好有人做。因為我真的完全沒有興趣，我從來都沒有做過。我觀察選舉是這個選舉有什麼新的趨向、可能結果是怎麼，可是我現在已經不想做，有比較急的事情要做。

問 4：高老師做台灣的外省人研究至少差不多有 20 年了，你覺得這個議題到什麼時候有可能在台灣不再是一個問題？或是不再是需要被討論的問題？

高：這個議題一定會一直都存在，因為歷史上它有一段時間是很重要的，所以會繼續當一個值得被研究的主題。可是並不代表在社會中還是一個存在的問題。我發現《風和日暖》我出了這本書之後，那時候其實有些人在做外省人研究，可是好像是大部分是碩士生、做碩士論文，然後有一些中研院的學者、還有其他的。做這些研究的論文要很小心，當時很怕碰到這個議題，做研究就可能影響他們的工作。可是聽張茂桂老師說，這本書出了之後，就好像開了一個門，覺得有人做了大家都可以做。反正本來大家就做了，現在可以公開地做。所以後來比較公開地出了一大堆書，而不只是文學。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多的面向已經被研究、被注意到，很有正當性的研究組織。我希望會繼續，可能有一天會變成主體性的歷史（subjecter history）。在台灣的社會，大部分的人現在可以很自然地說「對，我是外省人。」可是沒有什麼問題，這個問題非常淡化了。太陽花學運後，又有一個現象，太陽花學運之前，很多第三代年輕的外省人，自己認為外省本身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可是，投票行為或是政治的價值觀還是會受到家人影響。可是太陽花學運之後，發現其實他們真的是掌握自己的認同，然後覺得沒有關係，他們這麼想我就按照自己想法投，所以現在好像真的是非常自然的問題，甚至到用「外省人」概念來批評人家，不管是哪一邊，就變成已經沒有人想去聽吧，變成很無聊的議題。不過還是可能看情況吧，像我們上一次的研討會，每一個講外省人的事情，就講得很自然，也沒有人會覺得怎麼樣，好像之前會隱瞞、或是不敢講，現在覺得自然。

問 5：老師，我聽完老師剛剛講的話，我個人有點心得想分享。我是南台科大通識中心的講師，因為本身在教學上教到台灣史的部分，高老師你的書一定是我們會做介紹。我自己個人感覺可能是，其實說講到外省人或本省人的時候，學生基本上沒有認同的共鳴。他們知道，可是覺得沒有太大的關係。我自己在教學上的感覺是，他們學生比較有反應比較想跟你討論、或是他們表情會有變化，反而對新住民的問題比較多一點。可能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有一部分家庭環境沒有那麼的好，所以新住民的比例更覺得比一般的國立大學稍微再高一點。所以變成說，剛剛兩位老師討論說外省人這個議題，我自己感覺這樣，研究台灣史的人來講絕對會繼續再關心了。只是日後對於生活在台灣、或我們的教學上碰到的那些年輕人的話，或許對於他們來講外省人就再也不是一個值得花心思的事情。各位老師，畢竟是您多年來的研究的主軸，不曉得有沒有想說下一步，或是外省人這個議題到某個程度之後有沒有想到說其他的。因為台灣史、或台灣政治還有相當多的題目可以去討論，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想到說國家認同或是地緣政治，除了外省人之外，還有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們去想一下的地方，謝謝。

高：我覺得答案就是王師。他是往前看，他是代表下一代的。他比其他人還早思考認同，就是把它變成一個和諧的、沒有問題的、沒有危機感的一個認同模式，他提供了一個方向。如果有代表性的問題，但這個代表性可能是頂替(displaced)的一個代表性。可能目前沒有代表大部分的外省第三代。我現在看到很多連國民黨的人、台灣籍的本省人做國民黨的、或是國民黨黨員，他們自己解釋台灣是什麼，自己的看法也是這樣。他們投票給國民黨，可是覺得，反正就是中華民國在現在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國民黨以前的論述，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市場，除非是可能比較老一輩、比較保守的。大家都往這個方向走，我覺得還沒有一個共識，因為民主遊戲規則還是需要劃分界線，所以去攻擊另外一個陣容。可是你們看國民黨現在很難找到一個有說服力的言論，關於這個台灣認同、兩岸關係、還有統一。所以這個共識其實大家都往那邊走只是因為選舉會需要攻擊、表示自己的不同，所以有時候很模糊，可是應該是這樣才會有辦法生存在這個地方，要不然就沒有任何的利益、沒有任何的方法。現在我很少聽到年輕的外省人會覺得中國是他的祖國，我已經 5 年沒有聽到一個年輕外省人跟我說：「我們這個漢人、中國人不需要民主，我們只需要一個強的統治者跟我們講我們要做什麼。」這一點我就是把它當結論可以嗎？因為這個是本來我要談的一個題目。王師我問他，談到龍應台之後，因為龍應台她 70 年代為什麼攻擊國民黨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因為國民黨是獨裁體制。她覺得我們要自由、要民主，當國民黨跟台灣人民一起創造的民主給台灣人一個機會當家作主，她就換了看法，說這個不行，是民族主義，忘記說本來也是有另外一個民族主義。我從這個轉變跟他討論，問他：「其實華人除了台灣這個經驗之外，從來都沒有有機會享受一個自己選出來的統治者，那你怎麼看？」然後他的答案就是蠻有趣，他完全拒絕任何的文化主義這類的理由說「我們中國人、我們漢人不需要民主」，他覺得這個是廢話連

篇。所以他覺得台灣給自己一個民主體制，這個是台灣最寶貴的東西，這我不多用講，很簡單、很容易理解。結果我想講的是這個概念、這個價值，怎樣影響他對中國扮演的地緣政治的角色的看法。中國這個因素，怎樣影響他的認同。我一直就說他怎麼看他的民主價值是不是防禦、避免中國這個因素影響太多他的認同模式，這是我核心的問題。答案是這樣，一個是中國怎樣、用什麼樣的方式統一台灣，是不是使用武力的，都是假設性的，可能就不會這樣發生。可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看清楚他的思想。第二個因素是錢，如果你要逃走你要有錢；第三中國統一台灣之後，會留給台灣什麼樣的自由可以享受、可以使用，會有什麼樣的例如「一國兩制」或其他的。其實會連繫著他的小孩。所以這四個因素會變成他做決定、判斷情況的四個重要因素。所以基本上他的看法是這樣，如果中國統一台灣可是讓台灣人享受民主自由，他不管，因為他不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但也不等於是他不愛台灣。他不會離開，可是他不離開不代表他歡迎中國人。90年代有聽到外省人跟我說「我們這麼討厭李登輝，中國人可以打來，我們歡迎他們。」真的當時是有幾次聽到，他不是這個看法。那以前他的家人、他自己也會這麼覺得，但現在當然不是，他覺得台灣是他自己的家，中國要打台灣、要統一台灣，至少他們保留了我們民主體制，那他就接受。為什麼呢？「因為離開要換工作要花錢，然後有我寶貝。」現在如果中國以武力的方式侵略台灣、統一台灣，一國兩制從來就不可能會發生，台灣人一定會拒絕。如果中國有一天有力量強迫台灣接受，他們就不會提供這個方案，他們早就放棄接受一國兩制，所以統一台灣用武力就是取消台灣民主體制。所以他覺得如果他有資源，會趕快離開，「我不要住在這樣一個台灣，雖然是我的國家，可是我沒有辦法。」可是又有這個小嬰兒的因素，他說如果是可以接受，我還是留在這裏，因為是他長大的地方，然後讓他（小孩）長大之後，做自己的決定。我聽到這個我真的幾乎哭了，真的是一個寶貝可以改變一個生命到這樣的一個程度。我覺得很感動。而且他真的是務實，所以你們看之前我們有忠實的中國民族主義者（hard core pro-China nationalist）、忠實的台灣民族主義者（hard core pro-Taiwan nationalist），然後還有中間不同的方式。我們覺得中國真的對台灣不好，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這麼積極追求台灣獨立，可是實際上我們常常忽略中間有一些很務實、很愛台灣，不能形容他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可是實際上他真的很愛台灣，而且這種人來自外省族群，我覺得最想不到的人。他一樣愛台灣，就是跟我一樣，我也不是台灣人。我常常開玩笑說，中國用武力的方式來統一台灣，我就趕快回來，然後在山上做游擊隊。可是他是外省人，所以現在誰是台灣人？這個定義（definition）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本來討論的，我要不要這一次做一個比較，就是我認了祖先這個事情，是不是變成台灣人，他這個外省人在這邊長大、做這樣的一個對台灣愛的宣言（declarational love for Taiwan），是不是兩個不一樣的做法。其實現在有很多種，我相信你做的那些沙龍，你大概也會碰到這些，怎麼去變成台灣人是怎樣的過程，我想這是王師給我們的一個沒想到的一個答案，值得參考。

問 6：老師好，我是成大台文系一年。我媽媽是中國海南人，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生活在鄉下，就是會受到很多對她歧視跟偏見。就是我會發現很多人的投票行為會忘掉、拋棄他的認同，去追對自己的經濟、自己的利益、好的投票對象，老師你怎麼看這種事情？就是拋棄、忘掉自己的認同、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做投票行為或其他事情也好。就是他可能就是沒有認同這件事情，就是我投這個人，我會因為他而得到了更多的好處，所以才去投，可是他不會有認同這件事情。

高：認同不是大家都會去思考，一般的人就是有一個認同，他自然去認同你的東西，可是不一定是有意識去理解他，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說選舉民主化，是強化、深化這個認同。其實部分也是對的，可是沒有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就沒有現在的台灣，一個比較和平的辯論這方面。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就不會去像這個是正常的，剛剛我們不是在談為什麼台東有些原住民投票給國民黨，其實也是這樣。如果他們開始想到底哪一個對我們最有利，他們可能不會投票給國民黨，如果他們開始想說：可是國民黨要統一、要台灣跟中國統一。可是中國的原住民，所謂的少數民族的情況不是很好，那我們也不要變成這樣。可是誰知道？誰知道中國那邊他們把所有的台灣的山地的原住民弄成一個族群：高山族，他們不知道，他們會去想嗎？一般的人在日常生活會想這麼多嗎？我覺得不是。我舉個例子，1986 年還沒有解嚴的時候，在鹿港不是有個對杜邦化學工廠的抗議嗎？當時有一個美國學者，他去訪問這些抗民。然後他訪問一個老太太，他問：「你為什麼在抗議？」她說：她很討厭美國公司在她的後花園（backyard），做這樣會造成這麼多的空氣污染的一個工廠。她下一句我覺得很棒，「我們這個民主國家，他怎麼沒有問我們？」1986 年，「我們是個民主國家」，很有趣吧，對不對？所以，人不太會去思考這些，也是可以理解。

趙：我再補充一下，認同其實本來就有兩種面向，有的人的認同是出於情感，文化的身分繼承，可是也有人真的會從很務實的角度去選擇他要認同的對象。就是我認同 A 跟認同 B 哪一個會對我比較好，這個就是很務實的。所以像剛才很多人就會覺得有可能選這個人，他會讓我有比較好的生活，我可以賺比較多錢我們會覺得這種認同好像很功利，可是他確實也是會影響大家投票行為或者是選擇認同對象的一個選項就是了。

高：其實這情況已慢慢改回來

問 7：你好，我是高中任教的老師。我們在高中的課程裡面，也常常講到兩岸關係跟英國脫歐這些問題。老師我請教一下，不知道您有沒有認為說就是在比較後面的階段、不久的未來或以後，兩岸關係的這種走向會比較類似英國跟歐盟的關係？還是說比較類似北愛爾蘭跟英國的關係？不知道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高：我完全不懂英國退歐的問題，我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做這樣的比較，對不起。

問 7：那北愛爾蘭方面？北愛爾蘭跟英國的關係呢？跟兩岸關係比較可以比較？

高：有可能有一個共同點，我在《中華鄰國：臺灣閩境性》這本書有提到這個議題。其實某些方面北愛爾蘭對英國也是有一種同屬兩者的身分認同（ liminal identity ）。可是，問題是我們在歐洲，基本上有問題以和平方式去解決，所以真的很大的差別，我大概不能做任何的比較。

（嚴慧詩整理）

